

照世杯闲话

· 经典书香 ·
中国古典世情小说丛书

[清]艾衲居士 酌元亭主人 编

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

或描写情爱婚姻，或叙讲家庭纠纷，或描摹社会生活，
或揭露现实疲敝，或讽刺官场腐败

团结出版社

豆棚闲话
照世杯

·经典书香·
中国古典世情小说丛书

[清]艾衲居士 酌元亭主人 编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豆棚闲话 / (清) 艾衲居士编. 照世杯 / (清) 酌元亭主人编.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126 - 4407 - 6

I. ①豆… ②照… II. ①艾… ②酌… III. ①章回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2568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传真)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zb65244790@vip.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50mm * 217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9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26 - 4407 - 6

定 价: 43.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前言

《豆棚闲话》是明末清初艾衲居士所著。艾衲居士，也称艾衲道士、艾衲老人。“艾衲”实为香名，是古代名士喜用之物。作者以“艾衲”为号，似有兼取名士风度之意。作者的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不详。由《豆棚闲话》中多使用江浙方言等状况推断，艾衲居士可能是清初浙江人，或者是久居杭州的寓公。

《豆棚闲话》是清初白话短篇小说集，它以豆棚下轮流说故事为线索，串联起十二篇故事，类似西方的《一千零一夜》、《十日谈》，这种短篇独具一格的连环结构方式，是中国短篇小说史中的首创。

《豆棚闲话》共十二则，讲述的是十二个各不相同的故事，人物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是典型的闲话。闲话内容很多，从天下大事到柴米油盐，从历史到现实，开篇从妒妇说起，有范蠡、西施、破落户、败家子、乞丐、和尚、瞎子、吃白赏的、叔齐、强盗，最后以老儒谈天说地结束。全书看似闲散，实则立意明确，结构严密，因为十二个故事都在表达一个意思：反对虚伪，提倡真诚。如此，也就把看似没有联系的故事串了起来。

书中，《范少伯水葬西施》把范大夫描绘为奸诈小人，利欲熏心，借西施助勾践灭了夫差，因怕西施在吴宫娘娘面前要威风，暴露他的“暧昧心肠”，假请西施赏月，并借机把他推入“水晶宫”；《小乞儿真心孝义》借乞丐的真孝顺，讥讽达官贵人家的孝顺是“墓顶夸张，坟头热闹”；《首阳山叔齐变节》则把历来受人推崇的不食周粟的忠臣叔齐，描写成一个难忍腹中饥饿，

贪图利禄与名声的小人；等等。作者看到的假仁假义之事太多，写出真让人效仿，写出假的供人唾弃。作者在文中说得明白：“只要众人听了该摹仿的就该摹仿，该惩戒的就该惩戒，不要虚度我这番说便是了。”

本书或直接嘲讽抨击投清的明代士人，或揭露明末吏治腐败、世风日下、人情浇薄的社会现象，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作品谈古论今，诙谐隽永，就历史故事做反面文章，冷嘲热讽，极尽挖苦之能事，事情讲得有趣，刺得痛快，堪称清朝拟话本小说中上乘之作。鸳湖紫髯狂客在总评中说艾衲居士满口诙谐，满腔激愤冷眼奇怀，写出了封建社会中一班假道学、伪君子的真面目上。

《照世杯》书题徐震、酌元亭主人编次。徐震，字秋涛，别号鸳湖烟水散人，浙江嘉兴人，生卒年及生平均无考，大约生活在清康熙年间。徐震著善通俗小说，传世作品有《女才子书》、《珍珠舶》、《鸳鸯配》、《后七国志乐田演义》等。酌元亭主人，真实姓名与生平均无考，明末清初人。据书中《序言》的署名，可知酌元亭主人别号谐野道人。

《照世杯》传本甚少，现传世最早的刊本为康熙年间的元亭刊本。书名《照世杯》源于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一所言：“撒马儿罕在西边，其国有照世杯，光明洞达，照之可知世事。”由此可知，书名喻“照世”，即通过描绘人情世态以警喻天下。作者的写作动机是“为大千世界说法”——“采闾巷之故事，绘一时之人情，妍媸不爽其报，善恶直剖其隐。”

《照世杯》这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共四卷，每卷演一个故事。第一卷《七松园弄假成真》，写苏州才子阮江兰得不到上流女子赏识，却在青楼中得遇知己。在爱情题材小说中，它在一定程度



上赋予了下层人民的爱情理想，对黑暗社会现实给予了有力批判。第二卷《百和坊将无作有》写了一无赖儒生欧滁山骗人终被无赖所骗，并沦落而死的悲剧，对人情世态做了多方面的暴露。第三卷《走安南玉马换猩绒》写商人杜景山受安抚迫害，往安南交易猩绒，终于幸免于难，把商人题材和反封建的主题统一了起来，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第四卷《掘新坑怪鬼成财主》描述了土财主穆太公开厕所发财，其子学赌博居然入学成名的故事，由此展现了清初农村市井社会的众生相，现出了封建社会毒菌丛生的丑恶现实。

这四卷小说描摹世情颇为真切，富于讽刺意味，都有对末世封建社会的批判暴露为共同倾向。

此书所收小说于卷名之下又列有偶句的子目，体制略似章回小说，但叙述又并未按子目分段，篇幅介于短篇与中篇之间，是短篇小说向中篇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式。

这次出版，我们对书中的笔误、缺漏、难解字词做了更正、校勘和释义。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疏漏之处，还望读者给予指正。

编 者
2016 年 5 月



目 录

豆棚闲话

第一则	介之推火封妒妇	005
第二则	范少伯水葬西施	016
第三则	朝奉郎挥金倡霸	026
第四则	藩伯子散宅兴家	040
第五则	小乞儿真心孝义	052
第六则	大和尚假意超升	063
第七则	首阳山叔齐变节	074
第八则	空青石蔚子开盲	088
第九则	渔阳道刘健儿试马	100
第十则	虎丘山贾清客联盟	114
第十一则	党都司死梟生首	131
第十二则	陈斋长论地谈天	144

照世杯

卷 一	七松园弄假成真	163
卷 二	百和坊将无作有	186
卷 三	走安南玉马换猩绒	204
卷 四	掘新坑怪鬼成财主	230

豆棚闲话



豆棚闲话

艾衲云：吾乡先辈诗人徐菊潭有《豆棚吟》一册，其所咏古风、律绝诸篇，俱宇宙古今奇情快事，久矣脍炙人口，惜乎人遐世远、湮没无传，至今高人韵士每到秋风豆熟之际，诵其一二联句，令人神往。余不嗜作诗，乃检遗事可堪解颐者，偶列数则，以补豆棚之意；仍以菊潭诗一首弁之。诗曰：

闲着西边一草堂，热天无地可乘凉；
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
栽得豆苗堪作荫，胜于亭榭反生香；
晚风约有溪南叟，剧对蝉声话夕阳。

豆棚闲话叙

有艾衲先生者，当今之韵人，在古曰狂士。七步八叉，真擅万身之才；一短二长，妙通三耳之智。一时咸呼为惊座，处众洵可为脱囊。乃者侨鸽弥矜，懒龙好戏，卖不去一肚子“诗云”“子曰”，无妨别显神通；算将来许多社弟盟兄，何苦随人鬼浑！况这猢猻队子，断难寻别弄之蛇；兼之狼狈趟生涯，岂还待守株之兔！收燕苓鸡壅于药里，化嘻笑怒骂为文章。莽将廿一史掀翻，另数芝麻帐目；学说十八尊因果，寻思橄榄甜头。那趟旧闻，便李代桃僵，不声冤屈；倒颠成案，虽薰帽薛戴，好像生成。止因苏学士满腹不平，惹得东方生长嘴发讪。看他解铃妙手，真会虎背上斛斗一番；比之穿缕精心，可通蚁须边连环九曲。忽啼忽笑，发深省处，胜海上人医病仙方；曰是曰非，当下凛然，似竹林里说法说偈。假使鼾呼宰我，正当谑浪，那思饭后伸腰；便是不笑阎罗，偶凑机缘，也向人前抚掌。迟迟昼永，真可下泉酝三升；习习风生，真得消雨茶一盏。谓余不信，请展斯编。

天空啸鹤漫题



第 一 则

介之推火封妒妇

江南地土洼下，虽属卑湿，一交四月，便值黄霉节气。五月六月，就是三伏炎天，酷日当空，无论行道之人汗流浹背，头额焦枯，即在家住的，也吼得气喘，无处存着。上等除了富室大家，凉亭水阁，摇扇乘凉，安闲自在；次等便是山僧野叟，散发披襟，逍遥于长松阴树之下，方可过得。那些中等小家无计布置，只得二月中旬觅得几株羊眼豆秧，种在屋前屋后闲空地边；或拿几株木头、几根竹竿，搭个棚子，搓些草索，周围结彩的相似。不半月间，那豆藤在地上长将起来，弯弯曲曲依傍竹木，随着棚子牵缠满了，却比造的凉亭反透气凉快。那些人家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或拿根凳子，或掇张椅子，或铺条凉席，随高逐低坐在下面，摇着扇子，乘着风凉。乡老们有说朝报的，有说新闻的，有说故事的。除了这些，男人便说人家内眷：某老娘贤，某大娘妒^①。大凡说贤的少，说妒的多。那女人便说人家丈夫：某官人好，某汉子不好。大凡爱丈夫的少，妒丈夫的多。可见“妒”之一字，男男女女，日日在口里提起，心里转动。如今我也不说别的，就把“妒”字说个畅快，倒也不负这个搭豆棚的意

① 妒（dù）——嫉贤妒能，意为对才能、品德比自己强的人心怀怨恨。

思，你们且安心听着。

当日有几个少年朋友，同着几个老成的人，也坐在豆棚之下，右手拿着一把扇子，左手拿着不知什么闲书。看到闹热所在，有一首五言四句的诗，忽然把扇子在凳上一拍，叫将起来，便道：“说得太过！说得太过！”那老成人便立起身子道：“却是为何？”那少年便把书递与他，一手指道：“他如何说：

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

两般犹未毒，最毒妇人心。

做诗的人想是受了妇人闲气，故意说得这样厉害，难道妇人的心，比这二种恶物还毒些不成？”那老成人便接口说道：“你们后生小伙子不曾经受，从不曾出门看见几处，又不曾逢人说着几个，如何肯信？即在下今年已及五旬年纪，宁可做个鳏夫，不敢娶个婆子。实实在江湖上看见许多，人头上说将来，又听得许多，一处有一处的厉害，一人有一人的狠毒。我也说不得许多，曾有一个好事的人，把古来的妒妇心肠并近日闻见的妒妇实迹，备悉纂成一册《妒鉴》，刻了书本，四处流传。初意不过要这些男子看在眼里，也好防备一番；又要女人看在眼里，也好惩戒一番：男男女女好过日子。这个功德，却比唐僧往西天取来的圣经，还增十分好处。哪晓得妇人一经看过，反道‘妒’之一字从古流传，应该有的，竟把那《妒鉴》上事迹看得平平常常，各人另要搜寻出一番意见，做得新新奇奇。又要那人在正本《妒鉴》之后，刻一本《补遗》二集、三集。乃在妇道中称个表表豪杰，才畅快他的意思哩！”

又有一个老成人接口道：“这《妒鉴》上有的，却是现在结



局的事，何足为奇！还有妒到千年万载，做了鬼，成了神，才是稀罕的事。”那少年听见两个老成人说得筋筋节节，就拱着手说道：“请教！请教！”那老成人说道：“这段书长着哩！你们须烹几大壶极好的松萝岵片、上细的龙井芽茶，再添上几大盘精致细料的点心，才与你们说哩！”那少年们道：“不难不难，都是有的。只要说得真实，不要骗了点心茶吃，随口说些谎话哄弄我们。我们虽是年幼，不曾读书，也要质证他人，方肯信哩。”

那老成人不慌不忙，就把扇子折拢了，放在凳角头，立起身来说道：“某年某月，我同几个伙计贩了药材，前往山东发卖。骑着驴子，随了车驼，一程走到济南府章丘县临济镇之南数里间，遇着一条大河。只见两边船只牲口你来我往，你往我来，稠稠密密，都也不在心上。见有许多妇人，或有过去的，或有过来的。那丑头怪脑的随他往来，得个平常；凡有一二分姿色的，到彼处却不敢便就过去。一到那边，都把两鬓蓬蓬松松，扯将下来，将几根乱草插在髻上，又把破旧衣服换在身上，打扮得十分不像样了，方敢走到河边过渡。临上船时，还将地上的浮土灰泥擦抹几把，才放心走上船，得个平平安安渡过河去。若是略像模样妇人不肯毁容易服，渡到大河中间，风波陡作，卷起那腌腌臢臢的浪头，直进船内，把货物泼湿，衣服秽污，或有时把那妇人随风卷入水内，连人影也不见了。你道什么妖魔鬼怪在彼作如此的凶险恶孽？我悄悄在那左近饭店轻轻访问，那里人都要过渡，惧怕他的，不敢明白显易说出他的来头。只有一个老人家，在那里处蒙馆的，说道：“这个神道其来久矣。在唐时，有个人做一篇《述异记》，说道此河名叫妒妇津。乃是晋时朝代太始年号中，

一人姓刘名伯玉，有妻段氏名明光，其性妒忌。伯玉偶然饮了几杯饿酒，不知不觉在段氏面前诵了曹子建的《洛神赋》几句，赋曰：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之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之出绿波。秾纤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不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①内鲜。明眸善睐^②，靥辅承权。环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象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碧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

读至此，不觉把案上一拍，失口说道：‘我生平若娶得这个标致妇人，由你泼天的功名富贵都不愿了，吾一生心满意足矣！’此亦是醉后无心，说这两句放肆的闲话。那知段氏就心中顿然火发，口中发出话来道：‘君何说着水神的面目标致，看得十二分尊重，就当面把我奚落得不成人的地位？若说水神的好处，我死何愁不为水神！’不曾说完，一溜烟走出门来。那丈夫亦料无别事，不在心上，哪知段氏就在河滨做个鹞子翻身之势，望着深处从空一跳，就从下边沉下去了。伯玉慌得魂不附体，放声大哭，急急唤人打捞，到底没有踪影。整整哭了七日，喉干嗓咽，一跤跌倒，朦胧晕去，看见段氏从水面上走近前来，说道：‘君家所

① 皓（hào）齿——洁白的牙齿。

② 明眸善睐（lài）——形容女子明亮的眼珠善于左右顾盼。



喜水神，吾今得为神矣！君须过此，吾将邀子为偕老焉。’言未毕口，段氏即将手把伯玉衣袂一扯，似欲同入水状。伯玉惊得魂飞天外，猛力一迸，忽然苏醒，不觉乃是南柯一梦。伯玉勉强独自回家，讧料^①段氏阴魂不散，日日在津口，忽时有声，忽时现形，只要伺候丈夫过津，希遂^②前约。不料伯玉心馁，终身不渡此津。故后来凡有美色妇人渡此津者，皆改装易貌，然后得济；不然就要兴风作浪，行到河水中间，便遭不测之虞了。”

那些后生道：“这段氏好没分晓，只该妒着自己丈夫，如何连别的女人也妒了？”又有个老者道：“这个学究说的，乃是做了鬼还妒的事，适才说成了神还妒的事，却在哪儿？”内中一个老者道：“待我来说明白。妒妇津天下却有两处，这山东的看来也只平常，如今说的才是厉害哩！”那后生辈听见此说，一个个都站将起来，神情错愕^③，问道：“这个却在何处？”老者道：“这个在山东对门，山西晋地太原府绵县地方。行到彼处，未及十里，路上人娓娓说长说短，都是这津头的旧事，我却不信。”

“看看行到津口，也有许多过往妇人妆村扮丑，亦如山东的光景，也不足异。直到那大树林下，露出一个半大的庙宇，我跳下牲口，把缰绳、鞭子递与驴夫，把衣袖扯将下来，整顿了一番，依着照墙背后，转到甬道^④上去，抬头一看，也就把我唬了

① 讧料(jù)——岂料。

② 遂——顺，如意。

③ 错愕(è)——仓促、惊愕。

④ 甬(yǒng)道——院落或墓地中用砖石砌成的路。也指走廊、过道。

一惊。只见两个螭头直冲霄汉，四围莺爪高接云烟。八宝妆成鸳鸯瓦脊耀得眼花；浑金铸就饕餮①门环闪人心怕。左边立的朱髯赤发，火轮火马，人都猜道祝融部下神兵；右边站的青面獠牙，皂盖玄旗，我却认做瘟疫司中牙将。中间坐着一个碧眼高颧、紫色伧兜面孔，张着簸箕大的红嘴，乃是个半老妇人，手持焦木短棍，恶狠狠横踞在上；旁边立着一个短小身材、伛偻苦楚形状的男人，朝着左侧神厨角里，却是为何？正待要问，那驴夫摇手道：‘莫要开言，走罢走罢！’只得上驴行路。

“走了五六里，悄问再三，驴夫方说：‘这个娘娘叫做石尤奶奶，旁边汉子叫做介之推。直是秦汉以前列国分争时节，此乃晋国人物。只因晋献公宠爱一个妒妇骊姬，害了太子申生，又要害次子重耳。重耳无计摆布，只得奔逃外国求生。介之推乃是上大夫介立之子，年纪甫②及二十，才娶一妻，也是上大夫石吁之女，名唤石尤。两个原生得风流标致，过得似水如鱼，真个才子佳人，天生一对，盖世无双的了。却为重耳猝然遭变，立刻起程，之推是东宫侍卫之臣，义不容缓，所以奋不顾身，一辔头随他走了，不曾回家说得明白。就是路中要央个熟识寄信回时，那重耳是晋国公子，随行有五人，一个是魏犢③，一个是狐偃，一个是颠颉，一个是赵衰，这个就是之推了，急切里一时逃走，恐怕漏了消息，骊姬知道，唆聿献公登时兴兵发马，随后追赶，不当稳便；都是改头换面，槛槛缕缕，夜住晓行，甚是苦楚。石氏在

① 饕餮（tāotiè）——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凶恶贪食的野兽。

② 甫（fǔ）——刚刚，才。

③ 魏犢（chōu）——春秋时晋国大夫，以勇力闻世。